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幷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生死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

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

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

氏之所為而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聚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然後可仕。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為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手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

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
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
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
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
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
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
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敎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旣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重出○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

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爲於虔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德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去聲。下如字。○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諸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夫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

之道。皆當以此爲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富而不敎。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敎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擧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敎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敎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敎也。三代之敎。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敎冉有之意深矣。○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
言也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知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

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

得行。可爲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

不殆哉○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釆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生。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旣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

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黙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可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

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

有餘之詞○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孚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

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

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

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

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參七南反。夫音扶。○其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顏淵問爲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

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毁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毁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唯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

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敎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而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

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言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詞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爲季氏聚

歟。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相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墻屛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

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爲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顔曾

〔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

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言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

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墻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喩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飮，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上樂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

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

(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値○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

一人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灑。色賣反。埽。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

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

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意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

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敎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晩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

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

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絶。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

之吝謂之有司費芳味反焉於虔反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

焉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